

剝壇外史

瞿史公著



藝社出版

劇 壇 外 史

瞿 史 公 著

上 海

國 風 書 店 發 行

1940

民國二十九年元月初版

實價六 角

劇壇外史

*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作者 瞿 史 公

出版者 藝 社

發行者 國 風 書 店

總發行所

上海五馬路四
上麟廣福里六號

國 風 書 店

代售處

上海 光明書店 長風書局

目錄

(A) 劇壇掌故

南國社的前前後後……………一

(B) 劇人軼事

孩子這裏不是中國——洪深……………九

窮不怕的硬漢——田漢……………一三

你這女人真混蛋——歐陽予倩……………一七

演戲闖下了滔天大禍——唐槐秋……………二〇

爲着一個女人哭什麼——萬籟天……………二二

銀幕上的米老鼠——沈西苓……………二六

孤獨地來到人間的孩子——陳凝秋……………二九

男色事件的製造者——袁牧之·····	三二
一頭依人的小貓——鄭千里·····	三六
難道這是罪惡嗎——章泯·····	四〇
一個衝鋒陷陣的戰士——尤兢·····	四二
渾蛋！什麼老爺屁股上一個洞洞——左明·····	四四
孤鴻長征失良伴——陳白塵·····	四七
往何處去——金燄·····	五〇
又受了一次欺騙——艾霞·····	五三
舊社會的女叛徒——陳波兒·····	五七
欺詐症的病患者——王瑩·····	六〇
抱歉得很浴衣給我弄髒了——胡萍·····	六五
緊抱住我別動——藍蘭·····	六八
悲劇的開始——英茵·····	七一

戲劇性的戀愛——吳湄……………七五

鎮江帶來的名產——俞珊……………七九

癡得可憐的春姑娘——吳似鴻……………八三

劇壇上的小渾蛋——羅珊……………八五

紅帽姑娘——鳳子……………八九

舞臺上的柳麗珠——夏霞……………九一

附：夏霞致瞿史公函

三小姐楊君莉——白楊……………九八

上了銀幕的——王人美……………一〇二

甜姐兒——黎莉莉……………一〇四

被遺忘的人——胡笳……………一〇六

跋……………一〇八

南國社的前前後後

田漢會同
了「三唐」
首創南國
電影劇社

在中國的演劇史上，「南國」是該佔着重着的一頁。這社的誕生的歷史是非常悠久的，最初原是田漢和他底夫人易漱渝所創辦的夫婦文藝團體，他們曾於一九二二年共創「南國週刊」，這可說是社名的由來。後來，田漢會同了三唐——唐槐秋、唐越石和唐琳等，組「南國電影劇社」，經常的舉行「文酒跳舞會」外，還攝成「到民間去」一片。一九二七年秋，田漢受上海藝術大學學生會的推崇出任校長，他添設了戲劇科，同時還把校內較大的一個教室營爲小舞臺，作爲提倡「小劇場運動」的基礎，「南國社」在這時才正式成立了。

舞臺上的
一個窗洞
吸引了
百餘觀眾

同年十二月十七日至念三日，他們舉行一個盛大的「魚龍會」。這會的舉行就在上海藝大的那個小劇場內，舞臺是小得可以驚人的，歐陽予倩見了，對田漢開玩笑說：『這就是舞臺嗎？我以爲是大舞臺上的一個窗洞呢。』

試演那天，開幕了，全場二百多隻眼睛都釘住那個「窗洞」上。隨着幕的啓開，笑聲卻高了起來，因為那布幕是許多被面子補綴成的。的確，這是南國的演劇史上，還為笑柄的一頁。當時，我也忍不住笑了，但我底笑中絲毫不含一點兒蔑視的成份，相反，我給他們熱烈的演劇情緒所感動，我佩服他們的精神與毅力，同時更對他們的貧乏抱着極大的同情。

台下只有一位
看到一半
痛哭溜跑

第二天日場正式公演了，劇場內只亮着燈光，竟沒有一個人影。直到開幕前兩三分鐘，才由招待員從校門外引來了一個一元座的觀客，他是一個廚役，弄得環立在劇場入口處的幾個收票員莫明其妙，都相覷失笑起來。臺上演着「父歸」，演員們照舊興奮地賣力着演。劇情進展到弱老歸家的父親（陳凝秋飾）登場不久的當兒，那臺下唯一的看客——廚役，忽然痛哭起來他離開座位跑走了。

「蘇州夜話」，「生之意志」，「未完成的傑作」（美國斐利浦著），「潘金蓮」（歐陽予倩，麒麟童，高百歲等合演），以及其他各戲，他們並不因為跑掉了最初也是最後一個觀客而中輟，像瘋了似地仍舊依次地上演。這也許是中國演劇史上，空前絕後

的一件趣事。

逼得田漢
偷懶不得
雨西湖中
趕寫劇本

在這連續舉行一星期的藝術「魚龍會」上，演出田漢自編的戲有七種之多，但是沒有一種是已經寫成了腳本的。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九日，他們到杭州去，假湖濱運動場公演四天，由顧夢鶴，唐叔明，王素和左明等合演的那個新戲「湖上的悲劇」，依然沒有脚本。那時，田漢因為懶，不論什麼戲，他總是祇寫一個情節梗概，叫演員看過了後，經他自己再排練幾次，就把它搬上舞臺去了。因此，他們演時常常隨意說白，觀眾中有連三四場的人，他們發見每場不同，於是就大加攻擊，這才逼得偷懶的田漢不得不在雨的西子湖中趕寫那個「湖上的悲劇」。四月念三日，那是最後一天的公演了。觀眾要比前三天多了一倍，也許是加演了齣新排的「白茶」的緣故。

氣得王尼
南大聲喊
六十元真
不容易賺

「白茶」這戲是臨時在三天內排成的，由孫師毅導演。排戲的幾天湊巧都是雨天，他們便雇了一艘較大的畫舫，在雨的西子湖里，舉行他們別開生面的「湖上排演」。因為「白茶」里有一個月得薪金六十元的歌女，在表演中需要親臉兩次親手一次，所以起初沒有一位女演員肯扮飾這一角色，後來經了田漢和

孫師毅兩人的力勸，總算得到了王尼南有條件的允承，那條件是：把動作改爲一次的手，結果，大大的受到當地的一位專對古本的劇評家的攻擊，他說：「改親了一次手，對原作太不忠實」。氣得王女士連呼：『六十元真不容易賺！』

「親一次手，」在今日的舞臺上，許是不算一回事吧，可是，那個時候能够做到這樣已是很難得的了。並且，要是真的忠實起原作來，說不定要受到杭州公安局的驅逐令，罪名是「有傷風化」，因爲他們公演的第一天，已經接到過公安局禁止開演的電話，說是：『率領學生演劇，大有妨礙此間學生勤篤之風云云。』

田漢酒後
親自登台
急得後台
啼笑皆非

類似這樣的事件，一九二九年正月十七日，南國在南京假教育館講演廳作第一次旅京公演時也曾碰到過，在交涉得不到結果時，他們索性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戲冒險地開演起來，弄得公安當局反而裝聾作啞了。

那次旅京公演，田漢居然親自登臺表演起來，先後飾演「名優之死」里的那個名優幾次，據說成績還相當不差呢。念一日，是公演的最後一天，三唐假座萬陞樓設宴招待南國旅京全體同志，在主人慇懃勸酒之下，喝得全體酩酊大醉，唐叔明，楊開鶯，姚素

貞三女士都痛哭若狂，舞臺上的小丑左明，似乎也「別有無限傷心處」，躲在角落裏偷偷飲泣着。室內的歡笑聲，這時全給悲哭聲代替了。醉態翩翩的田漢，東倒西歪的來往勸慰，弄得主人窘得萬分，午後四時多了，室內的哭聲還繼續着，於是由未醉的幾個人強擁她們登車歸去。夜場開幕，酒醉還沒有全醒的田漢和唐叔明，分飾「湖上的悲劇」里的詩人楊夢梅與女角平白薇，兩人登場後都把臺詞跳漏了許多，急得後臺的提示員「啼笑皆非」，捏了一大把冷汗。

曉莊鄉民
患失眠症
陶知行綁
田漢醫病

公演以後，曉莊師範學校特請他們到燕子磯附近曉莊去演戲，他們派了三個代表親自帶來了陶知行的一封信：

田漢先生轉南國社諸位先生：

自從諸先生來到首都，城裏民衆喚不醒，鄉下民衆睡不着。喚不醒，連夜看戲，早上爬不起也。睡不着，想看戲，路遠，無錢也。諸先生以藝術天才，專攻白話劇，必能爲中國戲劇開一新紀元。知行謹代表曉莊農友教師學生向諸先生致一最敬禮。亦歡迎諸先生現身說法，以慰渴望。此地有千旬崗，可以振衣；萬里流，可以洗腳；下鄉一遊，亦別

有樂趣。敬公推陳金祿，潘遺塵，趙顏如三先生前來奉約，蒙俯予接見，不勝感激之至。茲祝。

康樂！

陶知行拜啓

廿二日下午，陶知行親自打着「歡迎南國社下鄉」的旗幟，領來幾輛汽車，接了他們奔回曉莊。因為觀眾都是農民，所以田漢特別賣力地臨時為應當地的農民觀眾而編了齣新戲「新村之夜」，演員是臨時湊合，當地的一個叫陳秋舫的鄉姑娘也被拉上了舞臺，她把左明當真的打下了舞臺，笑得在場的農民觀眾沒有一個不拍手叫好起來。

田漢突然
異想天開
黑白布條
裝置舞臺

說到那次的到曉莊演劇，最有趣的要算是舞臺裝置了。長闊不上十六丈的一間農民集會用的講廳，臨時在講臺兩頭加上兩根木柱，把曉莊現成取來的幾幅白竹布遮斷了，兩邊造成一個鏡框式的臺面。可是臺景怎樣佈置呢？因為剩下的僅有兩大塊黑布，和一些零星的白竹布了。辦法有了，他們把兩塊黑布掛在兩旁，正面是兩塊長方的白竹布作成的。田漢瞧見了，突然異想天開的說：『索性把臺上一切的桌椅，都覆上了白布和黑布吧！這種簡單分明的配合，不妨名之曰「黑白佈景」』

(Black and White Scene)，而我們的舞臺，簡潔雅美的舞臺，才是真正名符其實的「民衆劇場」(People Theatre)呢。』

這種嘗試，別開生面的舞臺裝置的嘗試，當時是覺得很够玩意的，同時，也反而添了一種自然和新鮮的風味。

歐陽邀田漢去廣州打一套開場響鑼鼓

同年三月，歐陽予倩在廣州籌備戲劇研究所他要田漢、洪深、唐槐秋等去幫他的忙，他給田漢的信裏寫道：

「（上略）我寄給你們的信想必都收到了。這裏的事也大致有了頭緒，無論如何，我們可以來鬧鬧。你在上海成績很好，非常可賀，萬萬不能有停頓，再接再勵才是道理，可是我請你來，不是自私自利，我的態度和辦法，你是明白的，我們無論如何，走的是一條路。我請您來打一套開場鑼鼓，越響越好的開場鑼鼓。打了，你看兩齣戲，您再串一個腳色，然後您又回到上海組織一次公演。或者你就來來往往，多和上海親近一下，我看甚好，您不以為然嗎？戲劇運動隨便那裏都可以做，將來我們還可以對於上海輸入，好比我們村裏的女兒嫁給那邊村裏，養了孩子，將來又

和我們村子裏的女兒嫁給那邊村里，養了孩子，將來又和我們村子的孩子結婚，豈不有趣？（下略）

發明留聲機
吳大輪
吳大輪
吳大輪

因為這封信的催促，大家便決定了「南征」，坐了廣大輪向着荔枝與明珠的南國前進。路上，最會鬧的，那麼要推唐大嫂吳瑾了。她發明一種嘴做的留聲機，時常開着「洋人大笑」，「鬧得全船的旅客都對他們「報以白眼」。

三月六日，招待文藝界後，七，八，九，十便假大佛寺的國民體育會接連公演了四天，這次的佈景。比起曉莊時來，大有天壤之別，用的完全是彩色的綢幕。

演的節目，除了話劇「顫慄」「強盜」「蘇州夜話」「生之意志」「名優之死」和「未完成的傑作」等外，還加演了歌劇「刺虎」與「人面桃花」。

人面桃花
演成雙簧
笑得觀眾
眼淚橫流

「人面桃花」是歐陽予倩，邵之歸，洪深，和左明等合演的，真有些像「雙簧」，因為左明是不會唱的，所以到了「板」，他祇是動動嘴巴，聲音卻發自歐陽予倩的喉頭，這倒始終沒有觀眾發覺過。有一場，戲演到洪深在門上題詩句，歐陽也就照例地倒在左明的懷裏去，左明卻忘了臺詞，竟呆住着，急得歐

陽連連推動左明，說：『該你說話了，該你說話了！』於是左明胡應了一句：『呵，女兒，你放明白些。』笑得觀眾連眼淚都流了出來。

回滬上演
「莎樂美」
造成藝壇
兩對良緣

這一年的夏天八月，南國從南京作旅京二次公演完畢回上海後，又假座寧波同鄉會上演了王爾德的「莎樂美」。由於這一次的公演，造成了藝壇上一對半的良緣：蔣光慈與吳似鴻的結合，徐志摩和愈珊的相愛。

是年冬天，「南國」與「摩登」分家。欲知分家的前因後果，且聽下回分解吧！

孩子！這裏不是中國

一

洪深是中國劇壇的先進，新興戲劇運動史上有數的人物。社會上知道新興戲劇與所謂文明戲的不同，也全虧他在一九二四年四月給上海戲劇協社所導演的「少奶奶的扇子」。

之力，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情。

籍貫上說，洪深是常州人。他在清華理學院畢業後，最初跑到美國學的是工業，後來，據說是受了一種大刺激，他才改入美國大戲劇家 Prof. Baker 之門，學習那當時人輕視的學問——戲劇。

回國以後，似乎不甚得志。一九二三年秋，他因歐陽予倩的介紹加入了谷劍塵和應雲等創辦的上海戲劇協社，後因志趣相左，終於在一九二六年退出了，而另組劇藝社。但他所得的仍是寂寞與灰心，因為當時把戲劇看作第一義的實在太少了。在他最灰心的時候，他發現了田漢領導演的南國，一九二九年五月，他便正式辦了入社手續而參加了南國。

他底演劇活動的開始，遠在回國以前。一九二一年春，那時他已唸完了哈佛大學戲劇科的學程，在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駐美紐約辦事處工作，他和哥倫比亞大學音樂科的女生李華等爲了賑助華北的災難，於是年三月十八、十九兩天假紐約 Century Theatre 演劇籌款，劇本是洪深自編的「木蘭從軍」。

由於那一次公演，洪深底演劇天才大給美國的一個女明星叫 Ada 的所賞識，她佩服他，她敬愛他，此後，她常常約他去看影戲。一天晚上，洪深和 Ada 看了電影坐汽車在紐約的中央公園兜圈子，一直兜到深夜三點鐘。Ada 緊抱住了洪深，把頭枕在他的肩頭，她熱情地訴說着對他的敬愛，她要求跟他同居。

這時，洪深反而沉默起來，因為他不能解決這難題。Ada 逼着問他：『你爲難些什麼？』當她知道洪深在中國已經娶過老婆，並且還生有一個孩子的時候，她就笑了起來，她吻了下洪深說：『傻孩子，現在你又不中國』。這一夜，開始了洪深和 Ada 兩個人將近一年的同居生活。

洪深是多情的。他雖然和 Aba 分離後不曾通過一信，但他始終記掛着她。他現在的長髮的髻腳，就是爲了記念 Aba 才留着的。

二

在中國的戲劇家中，站過法庭次數最多的，那麼要算洪深了。一次是爲上海藝術大